大學續衍精義删補要覽卷之三

臣劉洪謨續衍

帝王格物致知之要

大學首格物致知惟程子訓格爲至言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朱熹自言三十年苦心証驗方信意句俱到不可移易又信程子諸說切于巳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費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畧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

焉則旣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旣不舍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切告孝宗首以格致爲修身之本不欲求之記誦詞章亦不欲求之老子釋氏第欲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博訪眞儒講明此道考之經驗之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嗣擬告光宗首講學以正心必欲開明此心先辨學之邪正知何者爲

信正理在我不可須臾少離乃可以得此
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
及論學之所以正則味聖賢之言以求義
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機而必
反之身以踐其實焉耳嗣赴寧宗經筵召
講詳大學尤詳格致所以用力之方或考
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
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奏劄特云爲學
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中詳繹四端末仍云帝王之學無以易之此所謂讀書即求之文字之中也經筵日講即索之講論之際也批答章奏即考之事爲之著也求文字惟心索講論惟心求事爲亦惟心而心之存否正否則至微至妙不可無察也第聽日講閱章奏之時少讀書之時多朱熹尤曰聖人之學與俗學

不同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爲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曰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别曰讀書將以蓄德蓄積多者忽然爆開則自然通此所謂荷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曰爲學之序爲巳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

亂也近日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曰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必先觀四書以考聖賢之意曰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合讀朱熹六言可見道學與俗學異在讀書時自有分辨將以求道將以蓄德必

爲已必達理必讀經必先四書必先大學
乃所以爲道學涉獵諸史反遺聖經經不
先四書四書不先大學不爲已不達理不
蓄德不求道便是俗學熹又曰格物致知
之學與世之博物洽聞者異此以反身窮
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
徇物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
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
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已爲

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臣謂熹前爲巳之言此言大足以發明之爲巳之格物致知所以讀書必居敬持志讀書必居敬持志此居敬窮理交相爲用之妙理也眞德秀論帝王格物致知之要分爲四端曰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臣續衍之則大端有五一曰明天道二曰察人倫三曰一正學四曰尊王道五曰辨人材蓋於眞氏明道術之目內所謂天性人心之善郎

命之曰明天道所謂天理人倫之正卽命之曰察人倫所謂吾道異端之分卽命之曰一正學所謂王道覇術之異卽命之曰尊王道於尊王道內已合併所謂審治體察民情矣辨人材卽與上四目平分爲五以是爲帝王格物致知之要是所切于帝王之已者是在以無所爲而爲之心格之致之歸於止至善之皇極而已臣愈衍此義愈精敢以此爲

皇上今日讀書之一助云

帝王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天道

帝王格物致知必先明天道明天道不徒言天已也須知天性人心之善說在書之降衷詩之秉彝易之繼善成性仁義禮智中庸之性道教孟子之性善此已大有發明劉康公天地之中粗足明此荀卿言性惡之後漢唐宋君臣多不達此周程張朱之說出性善始明王啓元論易以聖人之

性命倫政本諸天道之神化德業即人言
天可與楊時喬易書合一而論彙而讀之
樂莫大焉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
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成湯首念
人性之重有天之常降不可無君之克綏
也衷謂性性謂猷以其原于天具于心發
于事者分言之實只一中程子所謂天然
自有之中也味一降字便見天特地厚下
民處故謂恒性以若順之意爲人心之自

有此下民之所得于天者甚完無欠必見之爲猷實能安知其自然而不可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已方是克綏厥猷所以克綏惟后一人下民無力到此上帝無能爲此身爲人后所不以克綏民猷賛上帝之所不及而令民失其天常者自覺愧甚可無念與性字自湯始言君配天自湯始任下民闗天自湯始重旨哉詩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尹吉

甫美仲山甫先原天生衆民而予之以則卽謂之彝常常謂懿德蓋至厚也有物卽有則一定不可易若少失其所以爲物之則則不謂之物不謂之物卽不謂之民彝而曰秉民心自執不可移奪秉彝而曰民之本天性言絕無假借如是方謂懿德純粹至善方有至好出乎自心天生衆民無一人之不然蓋性善情善如此其全也生民如此生君相爲烝民主有不與之以則

者乎有不爲秉彝好德之先倡以立民極
作民則者乎此卽湯意而言天厚民之意
所以爲君臣勗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以一爲太極
於此一中生陰又於此一中生陽合而言
之卽謂之道一極二體變化無方體以其
接續不息曰繼繼則理義精微無可名狀
渾然一善不着於物未漓於人道之原也
以其凝定有主曰成成則分屬不物於物

直謂之性此爲物之則爲人之天道之立也繼善是公共底成性是自家底繼善是指未生之前言成性是指已生之後言繼成與一陰一陽應善性與道字應此以道之本體言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本天以言人釋人

之四德一理而四名善嘉義事可相因言長會和幹亦相因言分之四德合之一天理也又釋君子有乾之四德全在體嘉利貞本體中含蓄長合和幹四大用此資深之體莫非乾體也又釋君子有乾之四德若不實見諸行何以徵其有惟實行此四德故言乾之元亨利貞親切有味所謂善言德行也此逢原之用莫非乾用也既知人之仁義禮智與天之元亨利貞合一無

問又知君子存諸心之體與見諸行之用渾然一乾則人天合一之妙可得而思人君以天德居天位非自強不息何以配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朱熹章句或問已詳首說人性特本之天命此天非蒼蒼此命非詔告蓋莫爲莫致中自有此理人物公共不相假借純粹無疵此五字是主宰性二句緊連說下性未傷動率此卽道道不少離修此卽

教蓋見性之爲天命也率無工夫修亦使
智力不得並本天言敎卽道道卽性性卽
天與佛老之以空寂爲性虛無爲道管商
之徒以刑名功利爲敎者天壤不同子思
所言卽自孔子繼善成性中特地闡繹也
孟子於滕世子過宋一見也必道性善善
必稱堯舜及楚反復見也特曰天道一而
已矣引成瞯之以丈夫勉齊景公顏淵之
以舜有爲自許公明儀之以周公師文王

爲不欺者以明此道之一因信滕之可爲
善國欲如書之瘳疾决諸瞑眩之藥蓋猛
於爲善直符天性之初只是一直徑路未
有可容半上半下乍沉乍浮二三其心者
堯舜之聖亦從瞑眩中來此瞑眩意卽暴
防寒傳虞咻水非一桮苗非手偃也初對
儲君言必性善堯舜與對齊梁二君言必
仁義堯舜同一心思所以性善之理莫詳
於四端一章語公都子一章四端章劈頭

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八字字字痛切首一人字最爲喫緊從仁者人也語意變化出來通章十四個人字各從此喚醒出去旣是人自不忍人皆人皆不忍人人皆有此心自然痛痒相關血氣心知無二本也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生此心生生自不容已是人人所皆有可自信者先王卽人也有此不忍人之心此有便是全體之有與常人感觸之有不同惟全體此有故隨

感而應不忍人之政最爲敏速最爲廣大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政本之心心見之政同此人同此心同此感應天下所繇易治也怵惕惻隱之心與孺子將入井之時而俱形只爲均人均痛故關心迫切全非內交要譽亦非惡聲純是天心絕無一毫人爲之私先王當前不過如此從怵惕惻隱之天心生則爲天根月窟從內要惡聲之人心生則爲人根鬼窟不可無

辨譌乍見一心推之是人必有惻隱之心有惻隱一心則羞惡辭讓是非六心自相因而有隨感而形未有無此心而可爲人者四非人也更爲痛切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人之情此情之善實本之性仁義禮智性之全體也全體在中淵然莫窺無感不露有露亦是端倪中藏至深一端露四端並露有仁之仁卽有仁之義仁之禮仁之智故不曰端必曰四端若有仁

之端無義禮智之端併仁亦非仁矣故曰人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可見四體全具方成個人豈四端不全可爲人乎豈一事一端少那三端可成人事乎如此說得痛切方是人有血滴心處方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四體人人能運四端人人能克能克方是自愛自謂不能便是戕賊天理自絶本根謂君不能不是以先王愛君謂之賊君可見人人有四端於我人人可知人

人可擴而克之與先王同一知讀功即萌一擴克機即着始然始達不能自已人心之始即人心之端人心之端以四爲克人心四端以大有爲克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近更可知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遠更無論擴克二字所以抽出人心四端而使之活流使之灼空可以不賊身心因不賊君不賊民也孟子喚醒人心莫如此章朱熹與求其放心章參看一在外者要收

入來一在內者要推出去此人心之所以爲妙答公都子一章論性三說各是其是無善無不善一說更大無狀均置弗辨第言性所以善則徵之情更徵之才情則天情非人情也才則天才非人才也以天言天此出特見情可以爲善可以二字甚活卽含天才在內此天眞初發便有此神理自然而然非學非慮者乃所謂性之善以情之善而可驗也若夫人爲不善此人爲

之罪非天才之罪則才之可以爲善從情
善中來即此可知情善才善從性善中來
更不煩論人人自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種種善心何人弗有何人弗有的種種善
心便是仁義禮智天性此仁義禮智非繇
外鑠我我天眞固有與聖人之仁義禮智
不差分毫但人人逐焉而弗思此固天眞
不見耳一思之天天相觸才可盡彰故求
得舍失天理之常失或倍蓰或無筭繇有

才而莫盡非無才而强世也合情之天天才之天以証性之天此非今一人之言詩言之孔子說之矣詩言烝民必言天生言天生不以民爲物以物有則繹一必字此道可知且以則爲彛以彛爲懿德於民之秉彛繹一也字好是懿德繹一故字此道尤可知孔子之所謂道天道也天道横說竪說只是一善離天言人豈但如三說哉愈說愈支離强世從之必不可得者此固有

之固與言性則故之故互相發明並孟子心栽合四端章讀之不但性情才字義分明人皆可以爲堯舜與爲君必以堯舜自待爲臣必以堯舜待君亦均灼灼可見告子杞柳一喻以戕賊人禍仁義折之湍水一喻以人無有不善逆之乃可爲惡折之則亦昭昭可見曹交求堯舜於湯文第以形體言則不與言性直以一爲策勵之爲卽在行止間試驗無甚高遠不先長一念

卽是弟道則不背親一念卽是孝道可知
只此孝弟便是堯舜之道只衣服言行之
心便是孝弟之心堯桀之所以分決之此
中更以道不難知師在歸求對假館之間
則又非於衣服言行粗迹襲取堯舜者朱
熹所謂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
不可師妙得心解矣蓋日日此性求事事
此性求無少遜念必如堯舜之盡道也曹
交未足以知此孟子言必此該者至論孝

弟之初念孟子則又直以仁義當之謂人
之能必於不學稱良人之知必於不慮稱
良良之一言本然之善所謂性也論不慮
之知必本之孩童之初孩童之長驗孩童
之初長必驗之愛親敬兄驗孩童之愛親
敬兄必本之心知驗之天下童童皆然此
孩童之親親敬長卽吾性之仁義原非情
好之私唯是達之天下童童皆然所以謂
之良知良能此孩童之初心人試反而思

之學時慮時能有此眞心否童心不改僅
見大人則又只是不良良宜良思安宅正
路一良人心人路一良道邇事易一良不
忍不爲必達必充一良非仁非義雖小不
爲所居所由無非仁義一尚一良異於禽
獸止此幾希夜氣所息止此幾希一幾希
一良飽此無願良貴一良樂此無倦天爵
一良與利頻殊可悅可懷不遺不後王道
此基一良與執一異不爲楊墨不爲子莫

聖道無賊一良防極水之微薪穀種之熟如射之正如彛犬之求此仁此良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義此良或與禮智並言或與禮智樂並言或與忠信並言或居立行並大或仁智禮均反或言道德言道禮仁義此寓或言仁禮言仁智不嫌遺義或言道義言德義言禮義言理義不嫌遺仁或言孝弟不必言仁義或言仁義意不必露仁義字莫非一良仁

義根心卽此克實決有光輝卽此資深決可逢源聖道此閑邪說此息莫非一良孟子之所謂良卽性善之善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之謂中卽降衷之中康公僅謂之命一本之理未詳耳荀卿創爲性惡之說李斯學之欲相秦剗滅先王之禮教一以嚴刑峻法毒天下繇性惡片言之誤立蹙國脉犯孟子所謂袁漢唐宋諸君臣仁非眞仁義非眞義僅

足延祚其不仁不義者國脉立斬皆不知性也周敦頤太極圖說出又有通書論理性命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論動靜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

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論師必本之性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邵雍曰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程氏兄弟曰性卽理也曰論性不論氣

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曰理一分殊張載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朱熹曰氣質之說始於程張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曰性有太極渾然

之體含具萬理而綱之大者有四曰仁義禮智孟子有四端之說繇端的之發最可驗處信有是理於內蓋遡情而逆知性也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個對立底關鍵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耳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有冬藏之義有終始之義有貞生元之義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

此理循環不窮渾合無間臣合程朱理一
分殊之意精爲一說曰道理甚活其體渾
然一致其用燦然萬殊一殊又未嘗相離
萬殊而一本此本方不虛一本而萬殊此
殊方不雜形而上之道曰理曰太極曰天
曰主宰之帝天之性情謂乾賦予謂命體
謂易功用謂鬼神妙用謂神命于人爲性
性之用爲情率性謂道統性情謂心天命
天理天性天道天德天心並以天然自有

者言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一天人齊上下合內外平物我該貫隱通有無貫幽明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形而下之器曰氣曰陰陽形而上中冲漠爲體發於事物爲用形而下中事物爲體理之發見又爲用天道分陰陽以氣言地道分剛柔以質言人道分仁義以理言陽剛仁物所以始陰柔義物所以終陰陽爲剛柔有進退消息强弱剛柔爲仁義有溫厚

東南春夏作長而生嚴凝西北秋冬斂藏而殺陽剛爲明爲公爲義爲君子陰柔爲暗爲私爲小人陽剛自分善惡陰柔自分善惡陽有乾之靜專動直陰有坤之靜翕動闢元亨誠通利貞誠復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曰交易曰對待曰升降生殺大分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曰變易曰流行曰寒暑往來定序於對待中論五行質生于地之序曰水火木金土流行中論五行氣行于

天之序曰木火土金水有生必有克有過必有洩有不及必有補有補洩必有中一本之所以萬殊也性與情心與性一而二二而一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而四四而一仁義互爲體用又各有體用誠敬忠信忠恕中和對言自爲體用專言各有體用一本而萬殊體用不相離萬殊而一本顯微無少間是天下公理非一人意見所可私曲說者天下公理便是天理

自然苟不明此天理而取決于心殊其所殊非一本中之殊一其所一非萬殊中之一已高猶患卑已近猶病遠各自爲方於道無當皆師心者過也一天人之理湯緩猷惟后一語已開其端程伯子暢其說曰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曰至仁通天地爲一身邵雍有得於先天之易刱爲皇極經世一書觀物内篇一曰一動一靜交盡天地之道一陰一陽交盡天之用一剛一柔

交盡地之用日月星辰交盡天之體水火土石交盡地之體暑寒晝夜交盡天之變雨風露雷交盡地之化性情形體交盡動植之感走飛草木交盡動植之應合變化感應生而爲人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宜靈于萬物二曰一人之人不如兆人之人兆人之人謂之聖人人爲物之至聖人人之至聖人人之至謂其能以一心觀萬

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三曰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之于天天之道盡之于地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天之能盡物則謂之

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汚隆于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物萬之又萬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民萬之又萬能出此

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曰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此邵雍言天人合一之理具見于聖人也王啓元見卽人言天之妙于玩易中詳之尤以天子爲天人之主此楊時喬於孔子大象六十四賛特爲演明者臣合之爲天人一貫繹曰論易道全局有六一天地萬古如一之易此天地有二局一爲天地自生之局以盛德言一爲

天地生物之局以大業言此爲後天之顯仁者而曰神曰化爲先天之藏用者更妙不易窺苟不本此德業神化言何以知天地之萬古如一也二爲天地親授聖人之易此卽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一大論河圖生數統成數不越中五中之太極洛書奇數統偶數不越中五中之太極苟不推本同一太極之中何以知天地神化之德業親授聖人也三爲羲皇開天地之易

全在先天四圖之中空以象太極本所親
授之中以爲天下大本成位乎中美在其
中易立乎中易行乎中皆此中也中卽象
宗象宗明卽性宗明性定卽修命此以性
命爲先天也四爲文王演天之易演先天
爲後天以補先天所未及亦不越乎中空
之太極而各卦有主爻太極主之卽天以
言人借命以修性後天亦先天而神化此
顯此以神化爲後天也五爲周公存天之

易蓋兼用二天以二經爲定序二體爲當身二用爲微妙以四象觀變化中宮四面布方位且六爻有辭吉凶悔吝无咎此示欲人善補過也六爲孔子統天之易作十翼使人知易之原于天地又知三聖之易以天地之道寄之卜筮而現在之天地併吾身之天地此知不必遠求六十四贊並以天子爲主以天子之後天合天道之生物以天子之先天合天道之自生體用一

源顯微無間且天有神在聖人爲性天有
化在聖人爲命天有德在聖人爲人倫天
有業在聖人爲王政此天人一貫之妙並
天子爲之主天子又以天爲法天有現在
之大中以爲經中庸所謂造端至察者是
有千古之大中以爲緯中庸所謂祖述憲
章者是合之成一大明中天也又必君以
大孝主臣以達孝輔仁顯于易辭用藏于
易象方成中天大觀有先後二天不可無

中天以二天鑄中天以中天用二天神道
此寓此統天之所以道會于一統集其成
也舉一天而天之神化德業皆統括其中
舉一一而聖人之性命倫政皆通貫其内
言天必言地言天必言人言天地人而神
化德業性命倫政可合一而論且語道之
一貫則天在天語學之一貫則天在心易
道全局卽天人一貫之局理一在此大德
敦化在此分殊在此小德川流在此爲天

子者知一貫爲天人一貫之主可不以天
道自任乎可不心孔子統天之心乎臣繹
此理一覽似明願
皇上聳心肩之蒼生幸甚

帝王格物致知之要二

察人倫

孟子贊舜之存幾希必曰察於人倫則語帝王格物致知之要必以察人倫爲重說在中庸之達道孟子之明倫大學之五止而晏子之五禮白虎通之三綱足以廣之析言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必重孝重忠因詳兄弟夫婦朋友特於天子爲加詳此於四書諸經可考而鏡而諸儒亦有發明未

若王啓元言之最爲深切著明足以振一
世之困而作之忠卽於萬古之道統有大
明大翼也者玩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
道也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曰庠序學較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
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夫曰天下之達道方
見五倫之道大而全曰敎以人倫人倫明

于上更見五倫之關係人身不可無教有親有義有别有序有信是人生所自有不待教而後有亦非初有而後或無必待教而始有者大學贊文王之敬止以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子止孝爲父止慈與國人交止信爲言則人倫必欲其止務兼體用之全無纎微之間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

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此於人倫中論禮又於人倫之禮中論以善相成是雖不知止而止之則已寓於其中已漢白虎通以綱紀言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六紀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

紀萬化若羅綱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是雖非古聖之言然於人倫中分三綱六紀卽於綱紀中以三綱爲大必欲綱正然後紀正紀正然後萬事正亦見三綱之尤重不可不首正者孝爲百行之首必誦蓼莪之哀感陟岵之遠思凱風之反躬小弁之自訟以興起吾孝心必如禮所謂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爲大心如禮所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此爲誠心如易所

謂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此以幹蠱爲孝父母異宜如曾子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如内則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孰諫父母怒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如孔子所謂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

而不怨此謂以道事親父母無二如猶之于
語子游以孝欲於養中必敬以此自別於
犬馬不欲如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此謂以
敬事親不貴徒養必如孔子語子夏以孝
首講色難而有事服勞有酒食饌次之如
禮所謂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
所以事此謂以和事親不貴嚴敬孔子語
孟武伯以孝欲體父母憂疾之心故以身

爲親之技不敢不敬不能敬身謂之傷親
曾子以爲父母之遺體不敢不敬樂子春
以全生全歸爲孝不虧其體不辱其親爲
全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爲孝之大
孟子以守身爲不失其身以不失其身方
能事其親以得守之本方得事之本知守
之大方知事之大禮言孝子如執玉如奉
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此以敬
巳之身爲孝孔子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爲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
世以顯父母爲孝之終禮言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以揚名顯親爲孝禮言父母所愛亦愛所敬亦敬犬馬盡然況於人乎又言樹木以時伐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以廣父母之愛敬爲孝孔子語孟懿子以孝欲無違及言無違則曰生事葬祭以禮語生事之禮親

有疾飲藥先嘗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語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喪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
之喪無貴賤一也孟子教滕世子必行三
年之喪不爲父兄百官所阻齊疏之服飦
粥之食顔色之戚哭泣之哀莫非君子之
德風孔子又有觀行無改之思曾子又有
慎終追遠之厚禮有悽愴怵惕之兩感致
散五思之齋僾然肅然愾然之見聞致愛

致愨之著存壹死思死之如思日之哀終身之喪稱諱之見天子之孝莫詳于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天子之孝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

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

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此以父母爲子之天地天地爲人之父母宜事之如一必如成湯之顧諟明命文王之小心昭事方是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事天明事地察卽是孝弟之至孝弟之至卽通于神明光於四海天子之孝所以爲大卽仁人之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眞有見于天人一理惟是可以敢而不敢之心爲之本也孔子諄諄于不敢其旨深哉古帝王

之孝首推虞舜舜之孝不知頑嚚傲弟惟
知克諧烝烝負罪引慝夔夔齊慄孟子揣
摩其心不以天下悅歸爲念惟以不得乎
親不可爲人不順乎親不可爲子爲念不
以使事胥遷人悅好色富貴爲心惟以不
順爲父母如窮人無歸順於父母可以解
憂爲心孔子贊舜之大孝在德爲聖人尊
富饗保之極則必歸本於大德之受命所
以大德惟是負罪引慝之烝烝孝不自孝

也武王之孝不在尊富饗保而在纘三王之緒追王上祀周公所成之德莫非武王之德所以纘緒成德唯是繼志述事所以繼志述事唯是以先王之愛敬爲己之愛敬以先王之仁孝爲己之仁孝故謂之達孝與舜之大孝並稱漢高帝得天下歸尊於父可稱孝矣而未央之宴哆然以功業自矜遂有夸其父之意謂草芥天下者何唐太宗以単于來朝雪父之耻似乎孝矣

而初起借助於虜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耻僅贖前過況父子昆弟之間慙德爲多功烈雖盛瑜終不能以揜瑕也獨其不以生日宴樂爲父母劬勞之日視明皇之大陳燕享創立節名者誠與驕肆天壤不同耳肅宗之平長安也上皇自蜀還都宗廟再安父子重懽矣徒以疑情內王繞間得乘而迫遷抑欝遂以致疾通天之罪至無以解宋之孝宗致喪三年諸

言不聽豈非性孝而恢復無策大孝不無少遜光宗受制逆后生不一謁死不一哀遂爲萬古罪人寧宗之踈似亦踵武宋脉之斬基於此月天子之孝可無念與君臣有義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益稷謨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禹並舉君臣而言一艱一克意重君爲之先也臯陶見帝之歌以勑天望臣卽以勑天責難于君也克艱乃政化之本原艱本心之不敢以爲易而言克不但以心言以實能勝此艱力言所以艱者以治亂安危係於心之存亡事之得失不敢有毫髮之忽斯須之怠也眞能有此艱心政乃

治民乃速化不艱不克未必然也帝以戒勑天命爲心無時無事無非此勑所以勑在相臣之喜於有爲以上事乎天明君之起百官之熙因之此君以克艱望二臣也陶念此興事則欲君之率先以慎法尤屢省以考其興事之成兩言一欽遂以君之明於率作爲臣良事康之勸以君之叢脞擾事爲臣惰事隳之戒此成以克艱望君也總之禹責難於君皋陶亦責難於君孔

予述爲君難爲臣不易一言欲定公之以難爲臣下先也又告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亦欲公之以禮作忠也孟子之告齊宣王初曰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此厚施厚報之常所望于君之先施意深可思嗣曰犬馬視臣則國人視君又曰草芥視臣則寇讐視君此與三宿出晝不忍悻悻之心大不相類君駭聞之宜有舊臣反服之問也至言所以服繇在國

之諫行言聽膏澤下民去國之三有禮猶
望一反今也無服繇君先寇讐視此與子
思之告穆公同一責君之辭耳小雅鹿鳴
之燕饗曰我有嘉賓曰人之好我示我周
行曰我有旨酒以宴樂嘉賓之心此見君
禮臣之厚禮記曰君子式黃髮下卿位曰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曰伯父叔父伯舅叔
舅曰卿大夫疾君問無算葬不食肉卒哭
不舉樂曰坐撫當心要節而踊此盖見君

禮臣之厚皋陶賡歌而舜拜之周公獻上而成王拜之此見古禮臣之風足爲世法衛有太史柳莊死獻公念社稷之臣釋祭而吊之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此見春秋之君猶有三代厚臣遺風漢賈誼上文帝疏曰廉耻節義以治君子故有賜死無戮辱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

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古道既淪諸
禮莫追獨唐太宗於房杜魏三臣疾憂惻
亡愍悼極君臣終始之遇而於張公謹之
歿雖辰日不爲輟哭視古蓋庶幾焉宋仁
宗念相呂夷簡疾翦鬚鬢以賜開天章閣召
輔臣見賜坐語乂授筆札使各疏所欲爲
可稱千載一時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
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此見君權不可下移臣分不可上僭害家凶國傾邪僭忒臣尤不可不監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以自天子出謂之有道自諸侯出謂之無道況諸侯移之大夫大夫移之陪臣豈不逾逆乎十世五世三世之失三桓子孫之微姑約言以示戒也時不惟魯之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皆以人臣專

國皆非可久之道自秦罷侯置守海內之政宜歸于一而內重之勢成當國用事之臣又得以竊其柄如漢之莽操魏之師昭至於篡國莽之禍及其身操始三傳而司馬氏竊取之司馬氏再傳而諸王五胡兵難相尋去亡無幾宋齊梁陳隋梁唐晋漢周各以逆而興以逆而自速其敗宋取天下於小兒之手後亦以小兒亡寧云天道實惟人事諸以相臣誤國者種種不可勝

數獨秦檜受計於金得爲宋相以和誤宋
罪不獨在檜也高宗當分受之臣不可逆
尤貴知忠孔子論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此八字盡大臣之槩臣之大大以道非
大以位臣道之大卽在不可則止之志堅
持於始進日日日此事日日此持只一道
字所蓄者富如語子路曰勿欺也而犯之
此之謂道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此之謂道孟子曰我非堯舜

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之謂道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此之謂道曰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此之謂道晏子以據與景公之和止謂之同至論臣之和則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論據之同君可亦可君否亦否而已此晏子之所謂獻否成可獻可去否未必所獻深於道以視據之

同則違道遠甚漢汲黯爲武帝主爵都尉諫犯主顏上方語文學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衆懼上退止訶黯戇黯受臣數則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病嚴助爲請告上問黯何如人助以輔少主守成賁育弗能奪對上曰然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此見汲

黷不欲陷主於不誼則多欲可以犯諫徵知道者一時怒讟終美爲社稷臣武帝豈不可以忠動乎魏徵忠諫尚讓黷心唐太宗喜受心未必不與漢武等夫唯朱熹之屢疏直諫孝宗爲之寢起讀竟然終未大用寧宗允趙汝愚薦召爲經筵講官言皆道以韓侂胄阻立朝四十六日而歸此於不可則止可以無愧孟子度舜之心明知象弟之將殺巳而見其憂則憂見其喜

則喜且不爲僞喜莫非天性之誠至論舜爲天子所以親愛之者欲其富貴與之以富貴又不與以有爲之權私恩中自有公義莫非親愛之至意此見待不仁之弟至德莫如舜也詩皇矣之三章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詩咏王季之友泰伯因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巳而後友之使泰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之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巳矣此見

待讓德之兄至德遂有王季也常棣燕兄
弟也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曰鶺鴒在
原兄弟急難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此
周公作於天討管蔡之後痛寫閔惻至情
不能自已所以培周家仁厚之脉果令後
世式微猶賴宗強之助也行葦忠厚也曰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
泥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或肆之筵或授之

凡此亦周公作於燕兄弟之時寫其戚戚
莫遠之情溢於燕表也角弓之詩刺幽王
之遠兄弟全無綽綽有裕之意曰交相為
瘉曰相怨一方皆遠之本也葛藟之詩刺
平王之遠兄弟絕無一體相須之意曰謂
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傷終遠也杕
杜之詩刺晉昭公之遠兄弟絕無骨肉相
依之意曰獨行踽踽獨行睘睘傷不同也
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在魯隱公之元年

而鄭伯殺弟之心已伏于大封之日呂祖
謙謂之積念殺弟誅伯心之不仁於弟也
漢文帝初愛弟淮南王長驕蹇必寛赦入
朝必同輦卒以謀反論死止盡誅所與謀
者輜車載長囬苦之尚將復之長不食死
諸從皆棄市以列侯葬長四子並侯封民
有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
弟二人不相容帝乃追謚置園立三子王
淮南故地文帝可謂委曲厚有罪之弟矣

而眞氏猶以童牛之牿責帝于入朝擅殺之初不留之長安選良輔道訓典曲爲敎導輙使歸國陷弟於惡至瓜分淮南悉王三子卒啓後來淮南衡山之禍則又失中之失安能如舜之處象仁義兩至也唐太宗推刃胞兄以踞天下貞觀十年别荆王諸弟於之藩之日曰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豈非惻隱之心出於天性然而終不知所克是可憾

者明皇素友愛初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禁中從游五帳更處因嫡長成器能辭位以讓之於先亦其友愛之天性自爲之厚也何以不克之於其子至以讒殺不克之於其妻至以嬖黜不克之於其臣至以非罪殄戮耶宋之太祖從母后之命以天下讓其弟孝友之誠灼艾尤見何太宗不體兄意殺弟刎姪遂爲千古恐人無以見兄於地下後多艱嗣至南渡之日太祖後

裔得嗣此綫然亦屢嗣無後延至寧宗之
終巳儲一竑竟彼史彌遠計易降封濟王
忍心殛殺宇宙異變豈非同胞遂知有天
下不知其宅耶無君無臣宋脉此斬夫婦
有別如禮孔子之對哀公古之爲政愛人
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
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既至冕而親
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
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

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疑冕而親迎重
則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
地宗廟社稷之主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
昏萬世之嗣也何謂已重又曰天地合而
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
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
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
始敬終云爾易歸妹彖曰歸妹天地之大

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味孔子冕而親迎之言則大昏之重始不可不敬觀易歸妹之戒則婦之乘夫不可不愼之於初坤之六三以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妻道與之同小畜之九三以夫妻反目責夫之不能正室郊特牲曰夫者天也以知帥人婦人從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家語曰女子者順

男子之教而長其理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觀此四言則見夫以帥人爲正不帥不正不可以爲夫婦以從人爲道不從無道不可以爲婦後春秋有如齊之姜氏淫不可訓漢有稱制之呂氏逆不可訓武氏之禍釀自太宗韋氏之惡成自中宗廢后之光武作俑於漢廢后之仁宗繼踵於宋言之可爲世戒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子以臣爲友此誼尤

高伐木燕朋友故舊也首章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以伐木之相應與鳥鳴之相求以鳥鳴之相求喻人之求友此求友之心出乎心之本然非有所迫也即此是和平一念可與神通而君之志勢下交又於言外可見孟子語友在友德不可以有挾一見之孟獻子不挾

百乘之家有友五人再見之費惠公不挾小國之君師子思友顏般三見之晉平公不挾大國之君友亥唐不敢不飽終尤以王公尊賢爲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以尭之館饗迭爲賔主爲天子而友匹夫以尊賢與貴貴並重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此巳見天子之求友匹夫可迭爲賔主及曰往見不義曰天子不召師曰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則又明賢者以道自重

諸侯不得而友之更曰輔世長民莫如德曰有謀則就曰學焉而後臣之學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此又明天子師臣不特友之而已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成王之於周公皆尊之爲師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傅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別蓋以師臣爲天子之至德後世

若漢高帝之於子房光武之於嚴子陵昭烈之於孔明庶幾近之漢之明章雖於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之所謂師也至於僕隷之臣諾諾唯唯則無世不有君日以驕臣日以諂此所以多亂而鮮治也歟合五倫而論於天合首重孝弟於人合首重一忠而移孝作忠此理無二此心亦無二專論三綱則君爲臣綱禮臣決須有道政柄不可下移父爲

子綱敎子必以正正身必以道夫爲妻綱必以古道約躬毋爲嬖寵二念程子於噬嗑一傳特明去間隔而使情之合於比卦一傳特言竭誠修已以顯明其比道於睽卦一傳特言若遇雨之和一無所疑皆以此爲處人倫親戚之道司馬光以不欺自信朱熹曰須是大作規模濶開其基廣闊其地日用間只在道理裏面轉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又曰道

者古今共繇之理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
是一個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
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
於已方解恁地都是這一個道理亘古今
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個人出來做王
做王便是得此道理於已不是堯自是一
個道理舜又是一個道理文王周公孔子
又別是一個道理古今公共是這一個不
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此道於已

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曰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臨利害輒已失其所守以學不足以養其本心之德是以無根着而忘之耳戊申上孝宗疏曰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曰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白鹿書院揭示

首此五教又書明倫堂三字懸示聖殿後堂以教諸士我

太祖於天下各府州縣有學有堂必令懸此三字所責於士者甚大薛瑄曰爲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曰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曰小學一書不出五倫五倫不出

五性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與曰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天理之當然而已王啓元約聖人之敎于重綱常而又約綱常之主于尊天子聖敎綱常篇曰人與天地有並立而不朽者惟綱常一事而已自古聖人立敎未有不以綱常爲重者尋常無事猶未見甚重也及主少國疑流離顚沛之際忠臣

孝子有寧殺身以成仁寧舍生以取義者
而綱常之重於性命始可斷其必然矣第
綱常有規模有綱領不泛泛言者天子爲
綱常主大臣卽爲綱常輔天子重綱常而
天下莫敢不重大臣重綱常而天子亦不
得不重上下相交重是天下無不正之倫
紀卽無不正之人心也故曰聖人人倫之
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
皆法堯舜而已矣要之尤以天子爲主故

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春秋之所以專重尊王也是義也始于虞書而定于孔子故尊王顯親因之以專經焉至孟子而益著遂操之以爲衛道闢邪之本闢楊氏之爲我爲綱常也闢墨氏之兼愛徐子之二本爲綱常也闢陳仲子之辟兄離母爲綱常也人所知也闢五伯之假爲綱常也斥紂之獨夫幽厲之不能改亦爲綱常也人所未知也夫綱常者上下交盡

之道豈獨嚴于臣而寬于君哉試思大舜
聖人而帝者而稱其盛德乃在父子兄弟
夫婦之間文王聖人而王者而稱其至善
亦在君臣父子國人之際則天子爲綱常
主豈不益信耶重綱常尤奉天敘以正綱
常綱常爲公則性命爲私綱常爲重則性
命爲輕綱常爲急則性命爲緩儒者身處
人倫之中乃舍所重所本而與方外專門
爭是非較勝負一何不智之甚耶試思彼

所謂性宗者不過員明妙覺耳還而內思聖人之經有如此精義否彼所謂命宗者不過先天一氣耳還而內思聖人之經有如此秘竅否況考之聖經中性命全局原無一不具顧自忘其有而屑屑于彼爭之降尊以角卑舍大而趨細不公之是急而私之是營是豈忠臣孝子之心亦豈卓識大觀之士哉故爲儒者計決當以綱常爲重而綱常之主決當以天子爲尊正不必

如後儒之見首以闢二氏爲衛道之功也第當就聖經內深求性命全局務期實得勿作空言俾其無事則修性命以盡綱常及其有事寧爲綱常而輕性命則儒道之大儒教之正於聖道如日中天爲萬世所共仰矣孝經證聖篇曰今舍理學不言而守孝之一言此先聖意也先聖即形下中指出形上即後天中指出先天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矣孝之爲義至廣至大一

貫之一即貫以孝世儒言主敬必本于敬
親言主知必本于知孝言根心生色之養
性必見之事親之色難言誠意之毋自欺
必見之事君之勿欺言人臣之孝即可移
爲事君之忠言天子之孝順而推之可以
事天地可以平天下遡而返之可以養性
可以正心知孝之能貫然後知聖道之一
亦必知聖道之一乃貫以孝此爲收其談
玄說妙之心而用之於躬行即本體工夫

卽是至德也春秋證聖二篇曰就春秋以論春秋春秋不可見惟合諸經以論春秋而春秋之大義可易明者王必稱天本于周易天敘天秩天命天討亦見于書及爾出往及爾游衍亦見于詩王者念念事事皆以奉天爲主而天下無不治矣正必書王本于周禮始于事親中於事君亦見于孝經憲章文武吾學周禮亦見于中庸諸侯念念事事皆以尊王爲主而其國無不

治即推之以入相天子而天下亦無不平
矣二者春秋之大義參之諸經而易知者
孔子欲行周公之道其大者乃在春秋春
秋綱領奉天以正王奉王以正天下所以
必因魯史之深意藉魯以有爲于天下所
以經綸天下莫非天下大義且合天子魯
君爲一以言春秋上下之等爲之經中外
之序爲之緯備王道之全局言人倫王政
而天地人神之繼古往今來之變無一不

備所以爲大成也此巳本詩書易禮以爲
言而千古之經濟尤約于天王二字之間
諸名分之森嚴界限之明確所謂辨異也
而其中情意之聯絡精神之融貫所以統
同者則在孝經天子而孝必能奉天以正
天下諸侯而孝必能奉王以正國帝王之
治莫大于禮樂而春秋辨異本于禮孝經
統同本于樂足以兼禮樂而一之是合帝
王爲一也天地之道莫備于先後二天而

春秋本于後天之形下孝經本于先天之形上足以兼先後二天而一之是合天地爲一也惟二書合天地帝王爲一故相爲表裏而不可缺一惟二書合而爲一故天地繇此參贊帝王繇此纘承綱常繇此振肅人心繇此警惕孔子所以有功于宇宙也聖心隱念篇曰人倫之大本在孝聖心之至情亦孝舜擅帝王之盛以大孝稱孔子未嘗以孝聞今謂之大孝則大有說一

以上律下襲祖述憲章敦化川流神無思也化無爲也謂之神人之孝一以春秋之作其大義奉天以正王奉王以正天下爲繇孝經以推之以移孝之忠效之已卽以事天之孝效之君進天王以天地之孝而立萬世帝王之皇極正所謂一孝立而萬善從也然則一以貫之其貫以孝之一字乎孝之一字爲孔子一生之心事卽謂孔子之太極可也孟子願學篇末曰儒者所

以動天地格鬼神而撐持宇宙維植世風者惟綱常爲一大事孔子一生刪述專爲明此一事孔子而後惟孟子謹守家法而益闡明之其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大義凜然千古猶有生氣漢唐而下惟諸葛武侯出師表文信國正氣歌足以繼之後世儒者不難綱常是急而切切於

性命之談彼談之愈精而其混入於二氏也愈甚所以然者聖賢以仁義合於綱常後儒以仁義合於性命聖道不明則亦後儒之過也孔子曰殺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以取義夫所謂仁義非即不遺親不後君耶試思身可殺生可舍當是之時性命重耶君親重耶取綱常之輕者與性命之重者相提而論奚啻性命重耶此辨義之不可以不精而充義之不可以不盡也故

必知綱常之重於性命而後可以言儒亦必知綱常之重於性命而後可以知孟子存周之一念啓元此論大於綱常有所發明於世道人心有所正救於主綱常之天子有所忠佐洵先儒所弗逮今日所喜見者敢以是爲

皇上作忠之風霆云臣綱啓元此論爲綱常忠告曰綱常爲公性命爲私此二語有公私之分蓋以綱常是天下公共之道與性命

爲一己之私者大不相侔也旣爲天下公
共之道豈非天理之公旣爲一己之私豈
非人欲之私全天理之公則爲仁人爲義
士狗人欲之私則爲賊仁爲賊義繇此推
之綱常爲公富貴爲私更顯而易知公所
不宜輕者輕至今世而極私所不宜重者
重至今世而極修文得官日鑽利孔私囊
已滿潤官日躋綱常容否妒嬖樹敵違養
奪情倖門畢棲氷山恐立綱常容否清談

性命釋道塡門吻修違心躐榮靜攝綱常容否岳武穆談太平可立致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豈非綱常中要言與世變愈巧巧幻滋甚布不愛錢之局不用之以抒赤第用之以采榮握不惜死之機不用之以持危第用之以媒利采榮不已釀爲捷徑媒利不已化爲神通幻幻滋甚不愛錢之局愈不可見不惜死之機文虎武彪合馳如鶩恐使天地貴我之形骸父母育

我之骨幹不以囹圄死以通內死不以衛主死以行險死也聞上士惜名節中士惜廉耻下士惜皮面以綱常二字律之有皮面之綱常有廉耻之綱常有名節之綱常惜之一念似勉而私重之百念廼安而公以皮面重綱常何如以廉耻重綱常以廉耻重綱常何如以名節重綱常

國家養士所藉惟此綱常不得名節綱常一士冀得廉耻綱常者在位在職寧無忠報與

廉耻不真皮面綱常皆騙官佞舌初若可
聽試輙罔效也堂堂
天朝烏藉此皮面諸臣爲朱子疏告孝宗必欲
豫蓄仗節死義之士謂此士在平世必輕
爵祿不詭隨足以遏折姦萌潛消禍本今
日豫養後日必無仗死諸事也此仗節死
義之士夫非名節綱常士乎只不詭隨一
端便足以起人憎嫌反得疎遠儻非名節
綱常之滿朝決不能容此名節綱常之真

士願
皇上以綱常自任即以名節綱常望之諸臣云